

老报人的品格

——追忆鲁思前辈

侯军



初闻鲁思前辈仙逝的噩耗，我并未感到震惊。因为一年多以前，我曾想去看他，打电话到他家，家人说不要来了，他一直住在医院里。我问在哪家医院，家人说，因疫情防控，医院不让外人进。再说，你去了他也不认识了……

我忽然想起，2019年那次我和妻子李瑾去看望他，他热情地招呼着我们，又是寒暄，又让倒茶。但凭感觉，我却怀疑他并非确认我们是谁。告辞出门一多小时后，忽然接到他的电话，一开口就说：“你是侯军啊，你没走远吧，你回来，快回来！你们大老远跑来看我，我要请你们吃饭呀……”我知道，这是鲁老看了我给他带去的几本书，才记起了我的名字。

说到鲁老请我吃饭的事情，还要再往前倒两年，应该是在2017年，老人家九十岁时，我去看望他。我早早就到了，聊到天近中午，起身告辞。鲁老却执意要留我吃饭。我再三婉拒，他却不由分说，让阿姨准备轮椅。见我起身就向门外走去，鲁老竟一改往日慈眉善目的“菩萨面容”，罕见地瞪起眼睛，大声说道：“我今天说了，你不能走，一定要跟我吃一顿饭！”我立时站住了。他缓缓地站起来，说：“这么多年了，你跟着我吃苦受累，我去深圳，你们两口子请我到家里吃饭，我都没请你们吃过一顿饭；今天你从深圳过来看我，我一定要请你吃顿饭……”

我知道再执拗下去，鲁老就生气了，只好从命。鲁老吃力地坐上轮椅，阿姨和我合力推着（抬着），从二楼下来，转过一个街角，来到一个小饭馆。鲁老坐定之后，笑眯眯地看着我，说：“这个小饭馆也没什么好吃的，你随便点。”我问他：“您喜欢吃什么？”他却说：“今天是名副其实地请你吃饭，你吃，我不吃。”这是我平生吃过的最特殊的一顿饭，

风俗有个特点，没有发明人，它就是一种生活习惯的积累。有一个笑话：外地的准女婿跟天津的未婚妻回家过年，准丈母娘端上饺子，准女婿吃了一口后不是很高兴，准丈母娘有些奇怪，悄声对自己的女儿说，哪儿招待得不合适了？一问准女婿，觉得没被尊重，给他包了素馅儿饺子。这是对天津文化不太理解，津城最具代表性的饺子叫什锦素饺，“什锦素”不是一般的馅儿，是把豆芽菜、裸子（或面筋）、粉皮儿、香干、木耳、香菇、香菜等七八种食材和在一起，用酱豆腐和麻酱拌成的馅儿。这馅儿讲究的是能捏成团，不散。素馅儿还有自己的含义，是为了让日子过得素（肃）静，平平安安。这就是风俗。尤其春节年三十儿要吃肉馅饺子（或大餐），大年初一早晨包素馅儿饺子，以示这一年干干净、清清爽爽。

非遗作品一般含有大元素和小元素，大元素是你的市场基础，小元素是你自身的特点，大小元素怎样结合也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结合得不好，产品再精致也卖不出去。比如旗袍，注重的是领子、袖子、盘扣儿、开衩儿。因为各地风俗不一样，也与开放程度和审美相关。开衩儿开得太大，有些地区就不接受，有些地区就挺受欢迎，这时候就得琢磨，不能瞎做、瞎卖。

非遗制作中的大元素和小元素之间的关系，也与风俗有关。中国的民俗和域外特征区别明显，而内地各个地方又差异很大。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非遗

也是这样，笔者不太认同大批量生产独特性很强的产品。作品要有区域针对性，要有欣赏的环境价值。都说雅俗共赏，其实难以实现大众欣赏的一致。而雅俗“分”赏可以应对“众口难调”的问题。盼着大家都认同某一作品，真的很难。想想，某一件从10岁到70岁的买主都欢迎，从小学生到博士

非遗之魂：人生滋味

张春生

去对人物、对艺术的尊重。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艺术分寸。不管做什么非遗项目，传承人都有严谨的态度，以德艺双馨的作风坚持手中的技艺，绝对不要为追时尚而失去你应当秉持的技艺和风格。这是第一。第二，从事技艺的人，耳朵听话的时候要学会听，如果是内行人说的，

真心实意地说你的东西有点儿欠缺和毛病，即便一刹那也要听进去。千万别听一些买家的“傻”主意。买东西的人往往有个习惯，恨不得多挑点儿毛病把价格压下来，要明白这个道理。网上的各种议论，要静下心来分析判断。心里要有底儿，相信自己手中的技艺和产品，是几代人的传承。何况，被社会认可的非遗传承人是有技艺、有水平的，对自己的水准应该心里有数。

艺术源于生活，和生活环境也有着密切关系。以台儿庄重建为例，首先，台儿庄是历史名城，是大运河的一个节点；其次，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国抗击日军侵略著名战役的所在地。可以用这两个判断标准看台儿庄建新城：一是否保留了历史的色彩？二是战役的痕迹保留了多少？最近了解到，当地管委会在运河的对岸修建了一座非常好的台儿庄战役博物馆，弥补了城里缺少抗战遗迹的遗憾。从而把台儿庄的旅游元素和历史元素紧密结合在一起。搞艺术创作也是一样，对自己的艺术作品一定要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这样才能丰富作品的内涵。

风月中还有重要的一点，看似婆婆妈妈，其实蕴含着情趣。天津的春节，有“大年除夕，晚上不能扫地”的说法。一些人解读，说“年三十儿夜里扫地，扫走了财气”。其实，从过年团圆围坐聊天来说，家庭成员老老少少吃着零食聊天，满屋喜气。床前桌旁地面会有花生、瓜子皮儿，让媳妇儿去扫，大年过的不合适，再说劳累了365天，女人也得歇歇。一个“年三十儿不扫地，别扫了财气”的“妈妈例儿”，包含着对操劳者的关心。还有正月初五之前女人不得动针线，道理更深。女人忙了一年，春节前把饭菜都准备好了，还让女人过节这几天去忙针线活儿，不公道。于是有了“妈妈例儿”：从初一初五动针线，会刺神仙的眼。借着“神”护着“人”，在社会习俗里实际含着劳逸结合、休养生息的意义。

评论艺术作品时，常有这么句话“有意思才能有意义”。即艺术作品得有意思能吸引人，然后再琢磨这里面有没有意义和价值多少。这句话不能反过来，“有意义就能有意思”。艺术作品首先得有意思，在有意思的基础上要赋予一定的内涵，是表达了对大自然、对历史的热爱，还是表达了对人物性格、精气神儿的赞美以及应有的审美指向。含蓄中富有正气和民族风貌，岂不更好。

洁上丛话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10月17日，奥匈帝国政府即命奥匈驻华公使通知各国公使团，奥匈应获得与列强相同的权利，也将在天津设立领事馆并开辟专管租界。光绪二十八年(1902)11月28日，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与奥匈驻天津署理领事签订了《天津奥匈租界章程合同》，并划定奥租界的范围，直到1917年中国政府收回奥国在华租界。收回后的奥租界改名为特别第二区。

奥租界虽然存在时间短，却也留下部分奥式建筑，这些建筑接近日耳曼风格，与毗邻的意租界建筑截然不同。奥租界的楼房多为砖木结构，屋顶以挂瓦坡式、德意志古堡式、中世纪哥特式为主。房屋形体自由朴实，底层为砖石结构，上有阁楼和老虎窗，墙面多为混水墙，配有水泥断块和几何花饰。位于今河北区建国道西端北侧的原奥匈帝国俱乐部(简称奥俱俱乐部)就是一座典型的奥式风格建筑。

作为天津奥租界的公共机构之一，奥俱俱乐部建于1903年后，被认为是与奥

领事馆同为“由奥匈帝国政府直接出资建造的房屋”。此建筑为砖木结构，四层，外廊式建筑，顶部有大屋檐阁楼。窗为正方形，大门正面有两个铁护栏围成的阳台，楼顶错落，底层居于地下如地下室一般，整栋建筑雄伟规整，极具特色。

奥俱俱乐部原为奥匈帝国驻津领事馆和奥俱俱乐部等人员休闲娱乐的场所。据1914年9月19日《申报》载：“查奥人居天津者，除水兵四百余名外，为数不多。”

奥俱俱乐部刚刚建设时，其周边并无像样儿的马路。这一地区原先有个大水坑，地势低洼，住户寥寥无几。为此，奥租界当局首先实行填平

社，既是了解情况，也是提前来打“预防针”。鲁老立即打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一进门，他就直直地问道：“小侯，你又给我惹什么祸了？说吧！”我心里登时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异常平静地把这篇评论员文章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汇报了一遍，我也不知道当时何以会那么镇定，讲得清清楚楚、有理有据，还援引了当时刚刚颁布的有关法律条文，证明我们的观点是站在人民代表的立场上的。鲁老静静地听着，手里捏着一支红铅笔，转来转去。我说完了，他沉吟片刻，说：“照你这么讲，这篇文章的立意和观点，都不能说有什么大错。只是惹得一些人不高兴了，跑到上边去打小报告。”我说：“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儿。怎么办？祸已经惹上了，您就当不知道，确实您也不知道，全都是我让弄的，稿子也是我签发的，要是上头让写检查，肯定是我来写……”

谁知就在这个话头上，从侧面又冲进来一位“程咬金”，原来是朱某副总编，他的办公室与鲁老是连着的，前面的对话他肯定都听到了。他进门就说：“老鲁，要写检查，不能让小孩写，应该我来写，那天是我值夜班，稿子也是我改过的，我应该负责任，检查我来写……”

鲁老一脸严肃地打断老朱的话：“老朱，你就别跟着起哄了。写检查也轮不到你们，我是总编辑，当然是我来写！”

我被这两位老总当着我的面发生的这场争执深深“震撼”了一下——试想一下，倘若你一生能遇到这样的领导者，该是多么大的幸运，不，那是多么幸福啊！

那次“惹祸”，最终是鲁老亲自给市委写了报告。不想，竟引来了是非判断的“大反转”。事后，鲁老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是以市人民代表的身份，向市里如实反映了事情的真实情况。他说，领导也是“兼听则明”的嘛！我经历了这次“祸事”的全过程，切身领悟了鲁老的处世智慧，感受到他的人格力量。

这件事，我一直“憋”在心里，从未触碰。前几年，朱老走了；如今，鲁老也走了。当我忍泪写下这段文字，回忆起他们当年在我面前所展现出来的报人担当和文人风骨时，他们的音容，他们的风采，他们的品格，是那么真切，那么鲜活，那么动人——是的，我此后再也没遇到如此境况，同时我也时常自问：如果再遇到这样的境况，你能如他们那一代老报人那样，坦荡无私，实事求是，凛然凛凛，以自己的肩膀为晚辈后生担当如此重负吗？我默然无语。

岁月无情，荡涤了缠绕在世事纷纭中的烟霞，也抚平了人世间的荣辱悲欢，留下的只有那些难以忘怀、更难以复得的肝胆和情怀。鲁老啊，如今您驾一缕清风而去，祝您一路走好！

(2023年10月31日，于北京寄茎斋)

图为天津日报社老报社大楼

人淡如气

——缅怀鲁老

穆秀玲



近日，我们的老领导鲁思以九十六岁高龄谢世，可谓长寿，世间只有极少数幸运者能活到这个年纪。通常人们会对那些英年早逝者感到痛惜，而对一位已近期颐之年的老寿星的离去表现出如此深切的哀悼，就很不可思议了。自头天下午到第二天一整天，大家一直都在微信群里追悼鲁老，从总编辑到普通职工。细想，还是缘于他的做事与为人。尽管鲁老已退休多年，我们后来都很少见过他，但作为晚辈，我对这位老领导一直心怀感念。

1985年，我在《天津日报·农村版》做副刊编辑。在处理一位老同志写给我们副刊的稿件时，我了解到一位曾经的晋察冀边区一级战斗英雄，因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此后默默无闻几十年，一直勤勤恳恳在河西区一所学校里当勤杂工，最近才恢复了党籍，觉得这是一条不错的新闻线索。征得部主任赵克新同意，我便开始进行采访，先是写了一篇短文，自己并不满意，又二度深入采访，了解了更多、更具体的情况：虽失去组织关系近40年，但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共产党员，不仅本职工作勤勤恳恳做得好，还完成了校党支部交给他的涉及调查、教职工人际关系等解决起来很棘手的工作，赢得了校领导与教师们的信任和尊敬。在写作时，从主题到语言，我都出了心思。稿件完成后，部主任告诉我，是当时《天津日报》编辑部的一种职场生态。我于是又送了一份小样“给鲁老”。因为那时《天津日报》一共才4块版，国家大事，全市大事，各行各业，重要新闻多的是，一篇普通人物通讯，发一版，还要上头条，一定要看看总编辑的意见才行。“鲁老”很快就批示了：同意。于是，1985年6月26日，即那年的七一建党纪念日前夕，我采写的通讯《一个老党员的情怀——记宁波道中学勤杂工燕秀峰》在一版头条刊登了，并且配发了摄影记者陈则云为主人公拍摄的照片。

这篇通讯见报后，引起不小反响。一个多月后，河西区委的干部通知我，燕秀峰要去魏巍家里做客，天津电视台想去北京拍一下，邀请我也去。我了解到魏巍曾在1944年边区第二届英模大会上采访过燕秀峰的事迹，这是老作家与老英雄别后四十年的第一次重逢，便决定写一篇特写。一汇报，领导很支持。我当时刚买了一台理光傻瓜相机，还没摆弄熟，就带上准备试着重窗就望见了已经等候在家门口的魏巍，久别重逢，两个人欣喜又激动。他们谈了很久，当魏巍把自己保存的写有燕秀峰事迹的书籍送给我时，我抓拍了几张照片。因为魏巍的挽留，第二天上午才能回津，当晚，我就把稿子写出来了，只剩个开头留给第二天两人的现场告别，这样就能保证见报时是昨日新闻。那年代没有互联网，昨日新闻对报纸来说就是最新鲜的了。6日回到报社，我赶紧把稿子抄写清楚，交部主任签字安排，又把相机里的胶卷交到摄影部，我最担心的就是照片拍不好。结果7日早晨一

看报纸，不仅特写《英雄作家重相聚》一字未动发在一版显著位置，而且照片发得还很大，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天津日报》一版发新闻照片。让我没想到的是，《一个老党员的情怀》先是获得了天津市好新闻一等奖，接着又获得了全国好新闻二等奖，好像那年天津市一共才有两件新闻作品得了全国的奖。我都不记得自己申报过什么奖项，居然就获奖了。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市级好新闻给了60元奖金，国家级的给了200元奖金，那时候工资才几十块钱，200元已经是我工资的好几倍了，真是喜出望外。况且，我当时的工作是副刊编辑，并不是记者，我这样跨界，没有谁提出过异议，相反，道道环节都是支持和鼓励，超预期的鼓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不仅是我，大家一致相信的，就是啥都不用想，只管去努力。

那时候，在天津日报社大楼三楼正对着楼梯口的位置，有一个很大的评报栏，每天的报纸印出来，从总编辑、部主任到普通编辑记者，谁都可以到那上面评头论足，表扬的、批评的、反驳的，毛笔蘸着红墨水就可以往上写，有些话哪怕是说了过头，也没人拦着，领导也不当裁判员，大家都是运动员，你想说就去说吧，是非自有公论。这是真正的评报，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业务研讨，对提高编辑记者水平和报纸质量大有益处。

而为编辑记者创造了这种宽松环境的正是我们的总编辑“鲁老”和他领导的编委会。这“鲁老”，虽是地道的文化人，高级知识分子，却是一副“邻家大爷”模样，固定发型的农村老汉的“板儿寸”，从没见过他穿过西装和皮鞋，倒是肩膀上总爱搭个旧褂子。据说到市里开会，曾被门卫拦阻……关于这方面的种种传说，不仅没有影响他的形象，反而增加了他的可亲、可爱和可敬。

在大家心目中，鲁老宅心仁厚，又淡泊名利。但他淡泊的是个人名利，对《天津日报》的事业发展却有极强的责任心。1987年7月1日，《天津日报》由对开4版增加到对开8版，在全国省级党报中率先实现扩版。与报纸容量同时增加的是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和服务性，版面更加活泼，内容更加丰富，也给编辑记者提供了更多施展才华、增长才干的机会。并且办起了《采风报》和《球迷》报，向报纸的系列化进军。

1988年1月1日，《天津日报》又做了件让业界震动的大事，实施自办发行，这在省级党报当中又是第一家。随后，被各地报纸所仿效。任内为《天津日报》办了好几件大事的鲁老，退休之后真正做起了“邻家大爷”。那些年来去鞍山西道菜市场买菜，偶尔会遇上他。见他推着辆三轮车买菜，更多了几分亲切。有时候简单交谈几句，有时候就是打个招呼，他把两眼一眯，绽出个慈祥的微笑，继续前行。现在他走到远处去了，我忽然想起多年前他写的追忆孙犁的文章——《人淡如气》，这么多年过去，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标题。今天，我要把这四个字复制给我们的老总编辑鲁思：人淡如气。是正气，清气。

配图文章为鲁思同志撰写的纪念孙犁先生的专题《人淡如气》，刊发于2002年7月12日《天津日报》。

满庭芳

第五一九八期

原奥俱俱乐部：独具特色的奥式建筑

章用秀



内杂乱无章。据称，这座楼虽然经过一百多年的时光过往，支撑阁楼的木制斜梁依旧如初，这得益于在屋顶结构中巧妙地做了老虎窗的设计。如今这栋富有特色的建筑已经得到修缮，被列为第四批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类别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现今该建筑外有三面是居民小区的园林设施和高档楼盘，一面朝着建国道，与德云社演出场地民主剧院(原东权仙乐园)隔路相对。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小楼春秋》解说词：

修缮小组对小楼实行了数字化扫描建模之后，导出了详细的测量数据，在修旧如旧、保证视觉观感不脱离原有文化表达的原则下，他们使用最新型的材料，替换掉原来老旧的装饰，同时保留原有的园林设施和梁柱，用钢质构件进行加固，保证了小楼整体的抗震指数，既恢复了它的使用功能，又保留了它原有的历史感。

今天的原奥匈帝国俱乐部周围被高楼环绕，独成一体的小院儿采用了中式三进庭院的设计，翠竹掩映，流水潺潺。(节选)



扫此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